

全國捐新建設的提議

君 達

獨立評論第一六四號「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文內，我曾說：

我願提議，請全國拿政府款項作薪水的人自動聲明，在全年薪水中捐出一個月來，大家集合，供輔助建設事業的用途。假定全國薪水總數為六萬萬元（其實還多），十二分之一即得五千萬元，這也是很可觀的一個數目。我們一年中省出十二分之一的支出不為甚難，但這個表示却是有聲有色，力足以使官吏不敢為非，使世界各國知中國尚有人心。

此文發表後，我收到好幾封來信表示贊成。其中有二信，所言較詳，節錄於下。從青島來的一封信內說：

算論極為贊成。：我以為更應注意下列二點。（一）必須表示全國統一的意惠。所有捐款的用途應推舉品學兼優的幾位先生綜司其成，捐款人可表示希望用於何事的意見，但如何決定全任上述幾位先生所組織的委員會全權裁奪。他們決定的標準應以全國大局為前提，不加一省一鄉之偏見。（二）對於政

府機關應有適宜之聯絡與合作，且應儘可能範圍，信任政府機關之輔助與執行。（三）捐款的用途不應太為紛繁。：我以為最好集中於鐵路建築，重要水利工程以及少數幾種重工業，：庶可成績較著。其他的建設例如公路之類不妨仍用其他款項繼續進行。：

張家口的來信內說：

宏謀正論，實符素願。但宜詳實計畫，不宜徒託空言。鄙見如下：（一）應請國內學優品粹聲望著者為發起人，組織全國公務員捐新建設保管委員會。（二）請求中央及地方政府協助進行。（三）規定捐薪之詳細辦法。（四）捐款數目隨時公布並妥為保存。叢數協助政府，作建築鐵路，開通公路，創辦工廠等建設費用。

我對於來信諸君甚為感謝。我以為這都是大家誠意愛國的表示，也從此可見現在已有許多人深切覺悟從事實際上努力救國的必要。只此表示，便是一種很大力量，其價值

不在所捐款項之下。這種捐款的意義，不專在得錢，而同時並要見心，要藉此使全國同胞以及世界各國都知道我們真誠護國，萬衆一心。當然，錢之用處也決不小，借外債或惹紛糾，加捐稅反苦小民，惟有從薪水內捐出幾千萬元來，不擾經濟的秩序，而大有助於建設的進行。

這個原則，既已有若干人贊成，我想應該提議幾條實行的方法，做一個推行的草案：

一，全國公務員（中央及地方機關職員及學校之校長教員皆在內）自動捐助每年薪水之一個月，以五年爲期。第一年於二十四年十二月底以前交足。以後四年於每年之六月及十二月內各交半個月薪水。

二，所有捐款，皆由捐款人開具姓名職務及捐款數目送交或匯寄全國經濟委員會收取。並由該會將款存入可靠銀行妥爲保管。

三，全國經濟委員會對於此項捐款之用途，應徵集捐款人之意見作爲參攷，由會聘請對於建設事業學驗兼優之人員九人，組織評議會，共同評論決定。此評議會對於建設事業進行之方法及款項之用途，皆有隨時監察及提議糾正之權。每年應由經濟委員會將捐款用途以及所辦事業

之狀況撰具報告，送交評議會審核後，公布周知。

四，約合流布最廣之報紙刊布義務廣告勸募捐款，並公布捐款收入數目。

五，此項捐款全出自由，不得由發薪機關扣除或勸捐。

以上提議的意義甚爲明白。全國經濟委員會辦事比較實在而公開，並且不受行政院長之類的行政官吏之進退而多所變更，把建設責任委託他們，可以節省非必要的管理耗費，且另有一個評議會負責監督糾正之責，更爲有效而少弊端。捐款全憑自由而不用強迫，因爲這個辦法，正是一個良心測驗，而並不要引起騷擾行爲，也正惟如此，方可以充分表顯此事的心理力量。

如果有人贊成這個提議，請即寫信見示，由獨立評論社轉交，如果在最短期內，能收到一百封贊成此議且願意實行的信，這個提議可算成功，我們便可着手實行。

這件事最好由大家自動的熱心進行，不用說是爲姓名誰的任何人所發起。這正如我們的愛國心一樣，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決用不着有人發起的。

☆ ☆ ☆ ☆ ☆

中國地理的鳥瞰

張其昀

自從中國分省新圖在申報館出版以後，一般國民方能認識我國版圖的真面目，因這冊地圖首先用水平曲線與各種顏色來表示全國地勢的高低，使讀者可以看到我國立體版圖。而地理學家即可根據這新式地圖來指示我國地形種類的大概，

- (一)平原 海平面至五百公尺
- (二)邱陵 五百至一千公尺
- (三)高原 一千至三千公尺
- (四)高山 三千至五千公尺

五千公尺以上，大都終年積雪不適居住。以高度做地形分類的標準，大體是很正確的，雖然不是沒有例外。譬如寧夏平原有著北江南之稱，其高度已達一千公尺，戈壁沙漠是蒙古高原最低部分，其高度尚不到一千公尺，邱陵地的高峯，自然也有超過一千公尺的，（如浙江天目山海拔一千五百公尺）而高山間的嶺路，也有低到二千多公尺的。（如秦嶺棧道是）但這些例外究竟有相當限制，上列簡表不但便於記憶，大致可以適用於全國的。

地勢與地形兩個名詞，意義稍有不同，在縮尺甚小比較簡單的全國地圖，僅能表示海拔高低的，可稱為地勢圖，在縮尺較大頗為詳盡的分省或分區地圖，兼能表示水道分佈河谷形狀的，可稱為地形圖。原來地形分類的標準，第一是海拔高低，第二是川流與河谷，古人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便是指地形而言。譬如邱陵與高山同屬山鄉，一則低邱淺谷，傾斜緩慢，一則崇山峻嶺，峽谷幽深，景象顯然不同。高原形勢大都比較平坦，如在蒙古高原旅行，時見一片廣野，極目無際，或如海被起伏，有如邱陵，然因河流稀少，茫茫大陸，與平原之為水鄉澤國，邱陵之為山鄉兼水鄉者，迥乎不同。高原亦因有河流刻畫而變成破碎支離者，如貴州高原有「地無三里平」之語，其河道雖較多，而水勢湍急，有「如泣如訴」之語，尤以高原邊沿，地勢陡落，變成削壁，交通至感困難，與平原邱陵之舟楫暢通者，固是不同。以高原與高山比較，前者可墾之田多，而可溉之水少，後者可溉之水多，而可墾之田少，此種差別在陝北高原與陝南山地，相形之

下，尤爲顯著。

中國版圖因上述四種地形交錯分佈，於是造成許多地理區域，像陝西省素有山川原之別，南部爲秦嶺山地，中部爲渭河平原，北部爲黃土高原，各有其地理個性。而在同種知的地形，又因氣候的影響，天時地利交相作用，如南方高原與北方高原，寒暑燥濕，大有不同，遂使地理個性更加顯著。中國地理第一綱領是地形，第二綱領便是氣候。簡單的講，中國氣候有四個條件。(一)中國溫度隨緯度而遞減，緯度愈高，溫度愈低，據氣候學家說，「溫州以南無冬，濱江以北無夏」，意謂溫州以南之地，每月平均溫度無在攝氏十度(華氏五十度)以下者，哈爾濱以北之地，每月平均溫度無在攝氏二十二度(華氏七十二度)以上者。(二)中國雨量視距海岸遠近而遞減，離海愈遠，雨量愈稀，例如東省鴨綠江流域全年雨量約一千耗(四十吋)，可與長江流域相比，至遼河流域逐漸減少至五百耗(二十吋)左右，至內蒙古雨量更少，僅有二三百耗，成爲乾燥之草地，再往西則終年無雨，成爲不毛之沙漠。草原與沙漠，河流大都滯於鹽湖，不能流入海洋，是謂內流區域，此類內流區域均佔全國面積五分之一。(三)冬夏溫度變遷之差，稱曰較差，距海愈遠，較差愈大，即大陸性愈顯著。

獨立評論 第一六七號 中國地理的鳥瞰

所謂「北風一起八月飛雪，春風一夜千樹梨花」，極言其冬夏寒暑變遷之速。新疆省天山南麓之吐魯番，夏季炎熱爲全國最，最高溫度達攝氏四十五度，有火州之別名。黑龍江上之瑛璋爲中國最冷之地，最低溫度達攝氏零下四十五度，可稱雙絕。(四)溫度雨量又隨高度而變異，即海拔漸高，溫度逐漸降低，而高處雨量反有上升之勢，是謂地形雨。大概每上升一百八十公尺溫度降低攝氏一度(或上升三百英尺降低華氏一度)，是謂垂直差。如雲南南部高山區域，山麓見熱帶及副熱帶植物，其上見溫帶及寒溫帶植物，山巔則終年戴雪，寒溫熱三帶同在一山中，氣候最稱複雜。又在內流區域山麓終年無雨，高山雨澤頗多，冰雪深積，大概五千公尺以上即爲終年積雪之地，至夏季高山雪融，匯爲河渠，可資灌溉，爲內流區域人民養命之源。

從上面簡單的分析，我們可以對於邊疆地理略加說明。近年來通俗的論文，常常提到東北西北東南等名詞，東北範圍較爲確定，包括遼吉黑三省，即所謂東三省，熱河省是後來勉強加入的。西北二字很容易引起誤會，世人對於陝甘青海寧夏等省亦多稱爲西北，其實甘肅涼州爲我國疆域上真正中心點，陝甘等省乃是中國的中部，嘉峪關外如新疆外蒙古方可稱爲真正的西北，至青海地位則偏於中

國西南部。西藏西康雲南等地組成我國西南邊疆，而青海與熱河二者其實均為內地。照這樣的分區，則東北邊疆為對日的，西北為對俄的，西南為對英的，在政治地理上確有相當重要。

中國邊疆地理上主要之點，即東北地形為近海之平原與邱陵地帶，西北與西南為內陸之高原與高山地帶，中國民族為農業民族，平原為其活動中心，邱陵地次之，大都為文物集中之地，亦幾盡在平原邱陵二帶。東三省雖開發較遲，論其環境實可與國內媲美。若高原與高山地帶，大都不利於耕種，居民多營畜牧業，如蒙藏苗蠻等族，因生計關係艱於進步，至今尚未同化。至於森林礦產水力等項，雖為高地之利源，復因限於交通，不能多事發展。西北農業當然也有相當重要，例如新疆天山南路，大部分雖係沙漠，雨量極為稀少，但在沙漠邊緣高山之麓，有極肥美的水草田，利用高山雪水，涓涓下注，引渠灌溉，農產如大米小麥棉花葡萄均能豐收。又如雲南省西部山地，在大理騰越等地附近，亦有肥美水田，滇人稱為壩子，不過範圍均其狹窄，遠不及東三省松花江遼河流域的大平原。如上所云，東北雨澤頗富，足供農業需要，而其邱陵地曠產森林之富，海陸運輸之便，在國內亦稱首屈一指，故就

發展農業與國內移民而論，東北實為中國邊疆惟一之寶庫。純然從學理上觀察，東北問題應該尚有和平解決的希望，日本物質上的需要，我們當然要予以諒解，並寄以同情。東北經濟的前途是無限量的，正像老子所說，「既以與人己愈有」，中日兩國真正的共存共榮，也只有在此問題和平解決條件之下，方能達到。

但是西北和西南邊疆，經濟上雖較落後，而在國防上關係極為重要，因其位於大陸中心，如得國際諒解，可超然於太平洋問題之外。即使東南有事，沿海封鎖，尙可於大陸上打開出路。我國與英俄二國在邊疆上究無極嚴重的利害衝突，我國祇求保障歷史關係，不難用外交手腕，解決懸案，以謀合作。依照光緒二十年中英續議滇緬條約第十二款，緬甸的伊洛瓦底江（即大金沙江）我國本有自由通航之權，「英國待中國之船與待英國之船一律」，從這點看來，中國也是一個印度洋岸的國家。如能建築鐵路，由四川經雲南以接緬甸，（此條鐵路三十年前曾經英人測量，自緬甸崑崙渡直達四川叙州，全長一千英里，）則中國可與印度波斯直接交通，同時亦為中歐海道交通開一捷徑，豈非一大快事。今後四川省的重要性，當然愈見增加。西北本是中亞歷史上的交通孔道，從蘭州經甘涼至敦煌

二千里間，長廊形之肥田，向爲古來屯戍重鎮，即爲有事於西域的根據地。近年曾有計畫，要恢復中亞古道，並另開空中大道，使中俄德三國在空中一以貫之。目前由西伯利亞鐵道赴德國需十五天，由中國南海到德國北海需四

十五天，將來歐亞航空路開通，預計五天之內，可自南京直達柏林。西北的公路與西南的海路，是亞洲地理的新觀點，也是中國人談亞細亞問題的新希望。

☆ ☆ ☆ ☆

國家應該頒布一部文法

了 一

中國古代沒有文法書；一篇文章的通不通，只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自馬氏文通出版以後，總算有過幾部關於文法的書籍，但這些書都偏於研究的性質，而不會定下了許多通不通的標準。我們讀了馬氏文通等書之後，只知道某字屬於某種詞性，而不甚知道某字應該怎樣運用才能免於錯誤。

因此，大家只把這些書當作文法學上的專著看待，並不把它們當做人人必讀的書，結果弄到普通的學生一輩子不會讀過中國的文法。其實，這些書也是不值得給普通人讀的，因爲讀了之後只知道了詞的分類，而不知道文章的做法。這恰像把一個機器拆開了給學生看，告訴了他們各機件的名字，然而不告訴他們怎樣把機器裝起來。這是多麼可笑的事！

我們由此可見中國應該有一部實用的文法，書中該把通不通的標準規定出來。但是，私人所著的一部標準文法縱使十分完善，也很難得全國一致採用；所以這一種書該是官書，藉政府的力量以期推行於全國。

現在我們先說出國家頒布文法的可能與必要，然後談到怎樣頒布。

中國文法實在是有文法的；只因它沒有屈折作用 (Flexion)，大家寫起文章來不必顧慮到字的本形的變化，所以其餘的一切文法也被人們忽略了。剩下來的只是一些潛在的習慣，違反了這習慣的就叫做不通。例如學生在作文簿上寫了一句不通的句子，教員就給他改上一句通的。假使學生問爲什麼這一句算通而那一句不算通，教員就只好說習慣如此。這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學習法，當然

增加了學習中國文的難關。外國人學中國文不容易，也就因為中國沒有一部可為標準的文法。

譬如一個外國人來問我們：「嗎」字與「呢」字常疑問詞用的時候，在文法上有什麼分別？我想大多數的中國人只能回說是依習慣而定，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其實我們只要說：「凡是靠「怎麼」，「什麼」，「怎」，「誰」，「哪裏」等疑問詞發問的句子可用「呢」字，例如「怎麼辦呢？」又如選言的 (Disjunctive) 句子也可用「呢」字，例如「他來不來呢？」其餘的句子都用「嗎」字，他們就容易懂了。我們又可以說得更簡括些：「凡本身不表示疑問或只表示反詰的句子就用「嗎」字，凡本身已能表示疑問的句子就用「呢」字。例如「他怎麼辦嗎？」該用「嗎」字，因為「他怎麼辦」四字本身不表示疑問；至於「他怎麼辦呢？」却該用「呢」字，因為「他怎麼辦」四字本身已經含有疑問的意思了。外國人如果不懂這個道理，就可以說成「他怎麼辦呢？」或「他怎麼辦嗎？」說穿了却是一個很簡單的規律。我們該怪中國的語言文字太難學呢，還是該怪中國沒有一部應用的標準文法呢？

又如一個學生來問我們：在文言文的疑問詞裏，「乎」字與「哉」字有什麼分別？一般的國文教員也不能答覆這

個問題。其實「乎」「哉」二字有一個相異點，一個相似點。「乎」字如在非反詰句裏，表示真的疑問；「哉」字如在非反詰句裏則不成為疑問，故「傷人乎」不能改為「傷人哉」。這是相異點。若在反詰句裏，「乎」「哉」的用法便相差甚微，例如「豈余所欲哉」亦可寫作「豈余所欲乎」。這是相似點。

上面僅僅舉出幾個「助詞」為例，已經可以知道中國的文法並非像人們意料中那樣毫無條理，更不是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我們如果細心研究下去，一定可以找出許多法則，而這些法則就可以合成一部標準文法。

這是說頒布文法的可能。

也許有些人說，中國人寫中國話，只要順其自然，就沒有不合文法的了。縱使這話是真的，我們在原則上也該有一部文法：一個數千年的古國的文字竟沒有文法可言，使外國人要研究中文的不得其門而入，已經是一件可惜的事。然而更可惜的乃是中國人因為無文法書可遵，以至各行其是，結果將使這本來有文法的中國文漸漸的變為沒有文法！從前的人喜歡用古人的熟語，不合傳統的習慣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國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護。現在呢，大家趨向解放與自由，於是中國文法也像中國人的道德一

般地傍徨歧路，有破壞而無建設。國人們或採過度的歐化文字，或以自己不大了解的文言裏的字句加入白話文中，或模仿文言而不合古人的文法，甚至於隨意亂寫，然而大家都不敢再說他們不通。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七期時人雜誌有云：「金兆核：所作戲曲，爲程硯秋所編（意思是說金兆核爲程硯秋而編之戲曲），春閨夢，荒山淚，最名於時。」文化建設一卷七期載某名人的一篇文字有云：「因爲經濟的能力是不能讀書的。」某君文學概論自序有云：「隨時將我編述這一本小書的一點意見，也不妨寫他出來，就當作小序，也未始不可罷。」像這一類的句子，如果我們隨時記錄下來，總不在少數。寫這些句子的幾位先生也許是一時的疏忽，但我們在這裏並不是要找某一個人的短處，而是要顯露現代中國文的病態。

近年來，大學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現象。各學院的教授們往往看不過眼，就請學校注意，學校又轉請國文系設法提高大學的國文程度。一個大學生不能正確地應用本國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見的事。固然，教授們所謂不通，往往是指滿紙別字而言，在我們看來，別字倒是比較地可以原諒的；但是我相信有許多大學生除了寫別字之外，還往往不會遣詞。我們知道，在言語學上，文法

比書法重要得多，房特利耶斯先生(Vandryas)的「言語論」(La Langue)就把書法列在最後一章，認爲附錄。所以我們寧願原諒滿紙的別字，不能原諒一兩個不合文法的句子。要挽救這種毛病，當然該從中小學做起。如果有一部完善的而且易懂的文法，教員們也像教英文文法一般地把中國文法教給學生，換句話說就是把它插入國文課裏，當做必修科。我不敢說中國沒有人如此辦，但是就有也不編少數，而且沒有一部全國遵守的文法，教者也只好隨意教教而已。

這是說頒布文法的必要。

在頒布以前，當然須先制定一部完善的文法。現在要說的是應該怎樣制定，歸誰負責，和制定的期限。

談到怎樣制定文法，我們似乎遇着一個很大的難關。中國的文法學還是一片荒蕪的園地，有待於多數人的長期的開墾。自馬盾叔以來，編中國文法的人都是拿歐洲的文法做模型，結果難免削足適履的毛病。我們知道，中國語屬於藏緬語系，與印歐語系對立，研究中國語的人該先從藏緬系中各族語下手，做一番比較的工夫。這決不是在五年內所能做到的事。但是，求真與致用，二者有時不兩相妨。我們現在所希望的標準文法，只是在族語的習慣中

找出許多定律來；至於這些定律該叫什麼名字，該如何分類，都不關重要。名字叫錯了，種類分錯了，留待數十年後的大學者去訂正；現在我們所急要知道的乃是怎樣遣詞才可以不違反中國文的習慣。例如上面所說，在非反詰句裏，「乎」字表示真的疑問，「哉」字則否，這就是一個定律；至「反詰句」一名是否妥當，「乎」「哉」該不該歸入「助詞」，都可以暫時不管。由此看來，也就沒有什麼難關了。

制定文法的時候，還有三個該注意的地方。第一，已死的文法不能列入，列如孟子有云：「國之所存者幸也，我們該認這「所」字的用法已成過去，現在的人除引用原文外，不得仿照這句話而說「國之所不亡者幸也。」第二，縱使是中國習慣所容許的句法，如果十分不合邏輯，也不妨摒棄。例如朱子語類卷八百廿七有云：「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不如說：「如童子與孟賁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又如我看某生的試卷有云：「不得不看的參考書，才到圖書館去」，該改為「爲了不得不看的參考書，才到圖書館去」。第三，該特別注重消極的戒條。例如規定「所」字的用法的時候，固然應該指出在什麼情形之下可以用它，但最重要的乃是指出在什麼情形之下不能

用它。事前應該在報紙書籍及學生的卷子裏搜集不通的句子，然後爲每一種不通的句子立一個戒條。例如我們既認「國之所存者幸也」爲不合現代文法，就該立一個戒條說：「「所」字不能用於自動詞之前」，由此戒條顯推，「冀北之士，馬之所生」，也該認爲不合現代文法，而該改爲「冀北之士，馬之所由生」。意義仍未妥，但文法是通了。

總之，制定的文法應帶幾分創造性。所謂創造，並不是說把外國文法硬加進中國文法裏，而是努力使中文邏輯化。譬如一個意思在中國有兩種說法，一種合於邏輯，另一種不合邏輯，我們就該採取前者而摒棄後者。這是對於中國文法加上一番洗刷的工夫，並不是澈底的改革。文法上澈底的改革非但不可能，而且不是必要的。

現在說到這一部文法該歸誰負責制定。我以爲有兩個辦法。第一，由政府命令中央研究院制定。中央研究院爲中國最高學術機關，裏面有歷史語言研究所，若由這個研究所悉心研究成書，然後由政府頒布，自然名正言順。法國的法蘭西學院在一九三二年曾公佈了一部文法，使全國遵守，我國儘可以仿效法國。（那文法編得不完善，但這是一另一問題。）第二由教育部聘請若干人，組織一個中國文法編制委員會，也是可行的。

至於編制的期限，我以為該限定五年制成草案公佈，

徵求全國學者的意見；再三年，經過精細的修訂之後，才由教育部正式頒布。八年之後，我們將有一部文法。雖不

敢希望十分完善，至少比沒有文法好多了。

廿四年八月二十日

論 災

董時進

中國真是一個多災的國家，無一年沒有災，現在各地又在鬧災了。為何災這樣多？我們固然不能歸罪於天時，因為雨水的分配無論在地球何部總不是年年均勻的，一定是有時多，有時少。所以水旱是各國都有的，不過外國遇水旱，算不了甚麼事情，中國一遇水旱便要鬧災，災却是中國的特產。這究竟是甚麼緣故？大家都說是因為中國不講求水利。其實像中國利用灌溉的普遍精細，在世界上除掉極少數地方外，恐怕沒有趕得上的。像中國沿江沿湖到處築圩開墾，無論在何國也是極罕見的。誠然，假使我們能將圩墾築得像北京城牆般的堅固，洪水也是不怕，假使我們能用水管將江河的水引到沙漠或山頂，大旱也不是慮。這些事體在工程上並非不可能，但是在經濟上得不償失，所以不能辦。

中國多災的緣故，不惟不是因為不講水利，倒可以說

是因為水利講得過度。雨量缺乏，十分難灌溉的土地，硬要耕種，地勢低下，十分怕水的土地，硬要開墾。江河中間的沙洲，湖澤旁邊的淤泥，本是江湖的地盤，都圍起堤，住了人，把江湖愈逼愈緊。這些是何等危險的地方。難怪雨水稍少一點，便要鬧旱災，稍多一點，便要鬧水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中國人口太密，貧民太多。他們平時衣食尚感不足，再遇着雨水過多或過少，以致收穫稍有損失，那就非成爲災民不可。假如每人所有的土地多些，那末即使收成不豐，只須稍事節省，總可過活，不致流離餓斃。歐美各國並非沒有水旱，但很少有餓死人的，這便是因為他們富的緣故。他們的生活有相當寬的空邊，有退步的餘地。我們的生活靠邊界太緊，毫無退步的餘，有所以一有變故，便不能生活了。

現在的救災辦法，都忽略了這兩個基本原因，所以結

果只將災變爲慢性的，永久的，而不能根本斷絕。要根本救災必須從下列兩方面努力。

一、遷移危險地帶之人民。凡極容易受水旱地方之人民設法遷徙其一部或全部至他處耕種。若農業上無處可以悉數容納，甯可使之從事工程建設，或多開工廠曠場以消納之。對於原來的地皮，或擴大每家面積，採用粗放農法，或改作畜牧造林之用，或完全放棄之。須知中國土地廣大，少數不可靠之地方的荒廢，並不足惜。若不同形勢優劣，必須與天然角鬥，與江湖爭地，就要準備着犧牲。要辦移民的事情固非鉅款不可，但此乃一勞永逸之計，國家每年花費之賑款不少，即以此款充用，必能漸見效果。此外我們對於開發西北及圍墾江湖淤地等事必須小心進行。要看到底值不值得開發，不值得開發的，甯可讓他荒棄，否則花了許多錢，結果不過造成一些未來的災民。我們要知道，科學及工程雖然講究克服自然，但也要看地方，看情形，明知勢在必敗而要蠻幹，就太傻了。

二、實行限制人口。此事本屬老生常談，但在國內迄未見諸實施，亟應由內政部衛生署等機關定出適宜有效之政策，極力推行，以期減少人口的數量，增進各個的體質，消滅災難的慘酷。假使中國人口總數能夠減少到一萬萬

至兩萬萬之間，國家一切事業都會容易辦些，文化國力一定都可以增進。士大夫口頭筆下喜歡讚美的貧苦民衆，並非國家所必不可少的。他們的貧苦我們十二分的同情，但是他們對於國家並不能有很大價值的供獻，他們所作的工多半可以用機器來代替。中國有限制生育之必要，已爲多數識者所公認，但尙有少數人懷疑。他們還愛說改良農業振興水利可以維持更多數人口的大話。不知即使生產可以增加，也決不能再使人口增加，只能利用來提高生活程度。他們看見外國還有在獎勵生育的，遂以爲中國也應採同一政策。不知國家的強弱決不在乎人口的多少，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是世界人口次多的國家，而這兩國的國際地位是如何，能與人口祇及其十分之一的國家比嗎？中國所患的毛病是人口太多，弄得大家不能生活。就像一顆樹，結果太密，擠得太緊，養分不足，個個都發育不良，許多都長虫或霉爛了。國家對於這種果實要特爲摘掉一些，好使餘下來的發育健全。我們對於人口也應採同一的辦法。

固然災的原因和治法不只上述兩種，如開渠築堤疎河造林等事均屬重要，不能否認。但是這些事情儘管做，而以上兩層仍然不可少，若不度德量力，專好說工程科學最

進步的國家所不敢說的大話，恐將徒增政治上及社會上的

紛亂，到了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後，仍舊非年年鬧災不可。

管束

壽生

這幾日一種無理的力量，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一點自己「想想」的閒空都沒有。今天算有一點兒閒空了，一早起來就躺在椅子上，望着一個爬在天花板上的蜘蛛子「出神」。好一早上了；未得我的許可，門突然開開了，走進兩個人來，「恭喜恭喜，你老哥清福清福。」我定睛一看，嚇了一跳，想「怎麼，畫匠來了！」一時竟呆了。「啥子，認不得了嗎啷嘍？我是姜慶亭。」認不得你？把你燒成灰了，只要抓一把起來一聞，就知道是你姜畫匠，你少在我面前作「耗」點。」我的話說出口了，才想到彼此都是大人了，怎麼還像「小時候」呢，一見面就這樣不規矩。趕忙換口調招呼他。同他一塊來看我的是他的老表羅君。羅君說姜是才跟着人出來的，明後天想設法叫他各自回去。怎麼叫「跟着人」呢？怎麼又要「回去」呢？我看他們的舉動有些不平常，只好陰在心裏不便問得。姜慶亭一進屋那雙手和那張嘴就沒有片刻停，一面在我書棹上亂翻，一面問我些叫我只有紅臉無法回答的話。太亂亂得

不像樣了，羅君扯他一下，遞一個眼色叫他不要亂翻，他毛牙恨恨的把羅君的手一甩，說：「日媽啷嘍！有毛病不是，喇吓舅子噫。你跟老子兩個辦噯噯！你個雜，還嚇瘋兒痛，老子把你的好的抬出來。」罵得羅君滿臉醋紅。他這一派四川的下流話，使我又忘記是「大人」了，「咳，你的川腔撇得很好，是什麼時候學會的？」我逗他。一回子回子出山來，在川河耍了兩三個月，個雜種噲都學會窮的種種他還未忘記吧。羅君託詞要小便，我就引他去，在途中他說：「他現在已經真正的半瘋狂了。我實在無法安置他，只好叫他回去……」正講到這里，姜慶亭跟出來了，說：「我也要打不·牛西。」我問羅：「他說什麼？」羅笑道：「他說的是W.C.。」這「打不」把多少件事「打」得一包堆兜上我的心來了。我看着他，可憐他的心情都不敢有，只覺得他是我們的一個可敬可哀的「替死鬼」。

他們一會就走了，而姜畫匠的影子老纏着我一點不放鬆。我見過的瘋子是太多了，但都只看見他們瘋後受的虐待，未瘋時的情形是不曉得的。姜慶亭是我兒時的同伴，他的一切我都知道，我把往事一件一件的理清後，我明白了，他的瘋是一種必然的結果！我們不過那時受的摧殘比他少點，瘋的成分也就輕一點罷了。我們的社會本是一個瘋人製造廠！近兩年正是這大工廠趕工最緊的時候。「外國」的生物學家証明了生物有遺傳性，那麼「瘋子」生瘋兒子，是不足奇的了。「瘋子」愛瘋兒子，憎惡那清醒的異己的易於學好的兒童，也不足為奇吧。

滿城人口不多，真是「開門見山」，「河頭洗腳」。小孩子们城市氣淺鄉村氣重，多活潑健壯；一天在家裏街上的時候少，在山上樹林裏的時候多，養成頑皮可愛的「野性」；真誠，不屈服。說不對頭就打一架，打不贏支着挨一頓，決不認輸，決不討饒，下次碰頭時要打再打，說得好又一同玩。麻雀雖小，肝胆俱全，在滿城自然也有「書香人戶」與「買賣人家」「富戶」「貧民」等階級，但這是說大人們的話，小孩們是不懂那一套的，他們只知道某一次打果子時誰爬樹爬得快些，上山時跑得狠些，浮水時浮得好些，他們就佩服他一下。山花怪洞，奇禽水草，他們享受無窮；個

個又都有副好喉嚨，能唱悅耳的山歌。在這樣一個兒童的天國裏，姜慶亭生在一個「善於教養」的「書香人戶」了。我快十歲的那年我原來的老師楊昌琪先生下鄉去了，我就被送到「姜家學堂」來。姜家學堂數十個小學生都不是我舊時的學伴，「怯生」是不免的，不過他們也都是些「野性」的孩子看去是順眼的，唯有先生的兒子姜慶亭，我有些心怪——「為什麼走路那麼慢而又晃蕩輕蕩的呢？那末那樣一個黃泡黃泡嫩朽的臉嘴呢？」小孩入一個新環境，好似一隻雄雞生撞撞的走入一羣雞中去樣，總要和原來的雞雞些較量較量一下身手的。我到姜家學堂不到三天，和各個同學都罵過打過了，熟了友愛了；我最後才去拉先生的兒子一把，不想他竟隨着我的手打了幾個「撈川」，衆人笑了，我莫明其妙慌去扶着他，他喘着氣說「告你去，告你去」，到底得一個有力量的同學半勸半嚇的止住了他。他們告訴我，姜慶亭綽號叫「畫匠」，因為他一天老愛拿些紙紙畫人馬馬。又叫「屁秋雞」，簡直是個紙人人，絆着就倒了。大人些說這叫「斯文」。從此我也不叫他姜慶亭而叫姜畫匠了。畫匠不是我們先生教養出來的，是我們師母教養的。他到了四歲她才放心讓他下坐椅來試步，用一根帽子拴着他索起走到了五歲。一直長到十歲沒讓

他一人出過朝門（院子的前門），沒有讓他大胆走過兩丈路，跑更不用說。因此走路腳桿打閃閃。要同學些慫恿他叫他跑，三步外就迎不住要摔下。他每聽到我們講「枝」外的事，我們在山上的玩藝，他驚奇快樂得叫。他見到我們行動如飛，自由自在的，有時也想隨和隨和，但每當課後他和我們跳開玩啦，他媽的怪聲氣就起了，「叻吧，

挨刀鬼崽，姜老三，你要急殺我駁！你要走那里去——你要走那里去！還不快進來我要咬你兩口呢！！」或「你要學野驢，嗚！叫你檢狗屎去。讀書囉要做個先生的樣子，跳！跑！還不快來幫我坐着」。先生娘眼又近，脚又細，要撐着「竹竿」才能走路，她罵她老三三時團身都顫動了，那尖銳而抖長的聲音，在小孩聽來是多可怕！我們羨慕他的是每天早上背書的時候，他若背不得或不高興背，就乾脆懶讀得，伏在桌上裝着睡覺，先生催「老三拿書來背」，他頭也不抬「哄」一聲，他爹催幾次，聲音嚴厲一點兒，「老三老三，背書」，他媽就出來了！單就惹愛說，我現在每一想到她庇護她愛子的情景，猶感動非常，「么么，怎麼！不舒服嗎？嗚？嗚？——體子太弱了！額頭有點發燒。么么同我進去騎騎，散散悶。」他們爹，讓他請午早上的假。「微笑着，滿臉擔憂的神氣，輕言細語的，輕手細腳的撫慰

着就把他帶進去了。實際他不是病是一時發懶。這樣就習慣了，他不高興就來這一套，所以正在人人讀得起勁的時候，正該讀書的時候，他一人去毫無玩法的種玩，在人入玩的時候他母親又不讓他去放心樂意的玩，於是他時時在玩時時也沒有玩，弄得一天糊塗到曉。

一天我們正玩得要飛上天去了，他母親喊：「老三不學好的！抽空進來讀幾句書吧。」他進去了，讀了。我因為想要疊個紙鷹玩，進去書棹上疊紙鷹，我們二人是隣座的，我聽得他在細時細時的讀「王二麻子，實在可惡；你來賣肥，不賒送我。狗東西子，狗東西子。西東狗子，東西狗子。……」這是在讀「龍文鞭影」，我忍不住哈哈哈哈哈的笑起來了。驚動得帥母動亂了，「你玩你的，他要讀書你進來笑什麼！」我正要回話不說話的時候，書匠也吼我一聲，「笑什麼笑，岔人家。」他嘴在說身子車轉來望着我笑，兩手扶着不住的作揖，我只好自認我錯，舉着紙鷹出去了。

在姜家學堂一年，楊先生進城來了，我就沒再到姜家學堂了。

從民十一年起，瀋城就一年不如一年的混亂，去了。這股匪進，那股匪出。空着三十幾年的「西寨」陡然興旺

起來了。「西寨」是在濡城西門的一個山頭上，方圍不過二十來丈，城裏數十家有衣穿飯吃的人家都避在上面來了。這樣一點小地方住這樣多人戶，又都是東西多人口幾的人家，每家一間窄房，擁擠不堪了。在舊匪去新匪還未來的縫隙裏，也只敢白天大人下城去做點買賣，兒童是不得「放野」的，只有寨門口一塊小土坪上可以玩玩。把東南西北門的頑皮孩子緊緊聚在這一塊，他們鬧的亂子自然不會少，而為他們取笑揶揄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姜慶亭！我們分別幾年，大家都長大些了，他的「古怪」不幸也更顯然了些。

一羣健康的小孩子被塞在一個小地方，不能任大自然懷裏打天翻地的玩耍，他們就只好在本身上找樂趣了——互相嘲笑，挪揄。若大家勢均力敵，那麼就是誰說錯了一句話，行動失當了時大家逗他一下，人人都有被逗逗人的份。若遇有個有缺陷而又頑皮不起的孩子，那就成了人人的玩弄物，一羣小孩的「不幸」都要他負了。畫匠就是我們那時的「救主」。像我正被他們挪揄得開交不得的時候，畫匠一參人來，我只要喊一聲「唉畫匠這兩天生意好？」就把我的窘境賣給他了。但現在想來，這些功過，孩子是不負責的，「是他母親的賜與」！

十四五歲的孩子在穿著上是漸知選擇了，男女的分別也漸了解了。那時濡城時新的衣式長衫要短下腳要折寸多長的寬邊袖子也是短短的，而畫匠穿的衣服還是幾年前的式樣，長長的，下腳小邊，袖子籠齊指頭。幾十個孩子人人都是短衣短袖雄糾糾的，只有畫匠長衣長袖文雅釋釋的像個「詩水道士」。我們上下坎子隨隨便便的，要取東西伸出手去就是，畫匠上下坎子要提衣做事要挽袖。我們編排他說：「畫匠，我們想請你家媽教我們的算盤。」「唔，我那裏打得成算盤。」「算盤打得好，你看那件衣裳縫得這樣長，不是到你接婦人的時也還能穿嗎？這算盤打得多好。」哈哈，哈哈的鬧做一團了；在這一個擾亂過後，已有人趁亂用一根草草把他的長衣的後幅綁成三四寸長的一個尾巴了；首先發現的個把嘴向着他背後一歪，眼睜睜下衆人看見後又閃起來了；待他知道了，伏身去解時還要推他一脚。不特「同班」的孩子欺負他他不能抵抗，比他小得多的他也怕，這一層是他力氣太小手脚不靈，一層是他被人欺慣了反抗的胆量喪失盡了。到他被侮辱得不能立腳時，只好忍氣吞聲的進他那堆滿了貨物與「大人」的家去。

那時小孩們都喜歡瓜皮帽，唯有畫匠包一條四季不下班的藍布帽，於是我們說那是他媽扯裝腳膝下的，你去他

頭上拍一掌來開一開，說「臭」，我去他頭上拍一掌，說「臭」！光說點臭倒是小事，總要打得他痛得抱起腦袋跟跟蹦蹦的跑。如若是要拴點什麼東西，就在他頭上搶下帕子來，不管拴的東西髒不，他只敢抱着頭笑着要求「饒了這次，饒了這次」，若稍一反抗就要挨打，帕子弄髒了回家又要被罵，怪他不愛乾淨，那里知道他在外受的苦。

不管怎樣軟弱的小孩總還有點好勝心不甘受人凌辱，書匠要他媽給他縫衣裁短點要寬邊，要想戴帽子，他媽說：「吔！吔！你也要學那些「戰翎子」假哥囉，瓜皮帽薄的兩層，把腦涼着了呢！衣裳穿得短搖擺的做那樣？倒男不女的。袖子短，又不是打匠。寬邊，費布呀！」「縫寬邊裁短點不就是了。」「放屁！」「那麼？」「吔吔你要嗚吶，老子息！」請求無效。她不想「請水道士」的衣服五年前正是「戰翎子」假哥在穿呢！我記得我在姜家學堂時畫匠正穿倒男不女的衣裳。

我們穿的褲子很知，因為那時興穿洋襪子要現出點襪子來。畫匠的褲子極長，他就死勁往上提，褲襠只差沒撕破，洋襪子是戰翎子穿的他自然無傷，但褲子提高了布襪子的口口又大，張起多難看，他就偷着扯了一兩寸寸多寬的腳帶來把他一轉一轉的纏着，每天起床時要花個把鐘頭

鞋，興穿軟面的，鞋面要壓過鞋底點，穿起實實貼貼

的很好看。他媽說：「那軟面鞋，鞋底沒有鞋面寬不耐穿，尤其鞋尖愛踢破，是戰翎子穿的，小孩子愛躍，該穿堅實的。」他的鞋雙雙都是鞋底比鞋面寬的硬面鞋，鞋尖上還要用線拉上些線路，穿起活像一個遙遙，「難看死嘍」我們呼他為「老公公」鞋。書匠既不敢請求他媽媽「改良」，又怕同伴些笑弄，就想出了一個妙法：每穿上一雙新鞋，就走背人處去用鞋尖向石頭上踢，踢！期圖把鞋底踢退點往後去；每次總要腳指痛得不可支了才無可奈何的停腳，滿心惱惱的到人前。這一來，完全與他母親的意思不合了，他穿了兩雙堅實鞋，我們才穿一雙軟面鞋。但他媽反覺得她這「鞋的政策」高妙，說：「這樣結實的鞋還這樣不耐穿，要穿軟面鞋那還了得。」她也常問別的母親：「你家老二穿鞋費不？」「費窮！」她只滿意的聽取了這一個光赤赤的「費」字，而覺得自己真會安排孩子呢。

我們都是十幾歲的小孩，愛穿又有什麼好的來穿呢，不過入時一點罷了。她有一次的安排好真使得我們奇怪得心癢，畫匠傷心得眼綠：她給他縫一件青緞子綿襖，「青

「綉子」在小孩心目中是多貴重，穿起是多光耀，然而她不特不準他光穿綉襖，還用幾十文錢一尺的壞印江粗布來縫兩個龍龍把襖子前後兩幅擺以下都籠着，才加上藍布罩袍。說：「這樣穿些，經磨些。」畫匠難穿的是綉襖，別人還笑他穿爛印江布襖子。

小孩愛吃小嘴，是很平常的，在那有零食買的地方也是難得禁住的。我們的大人些只不準我們亂吃，吃多，告我們些利害就是了。她，不然，絕對不準他吃，然而他吃。我們那里有種米豆腐用醋泡起吃，吃得合度還助消化，吃多了愛拉肚子。我們要吃就可以明公正道的吃，因此一天吃碗把就完了，也不怎樣想多吃。她不準他吃，他想吃，三天五天的才能偷空吃一頓，一吃就要死命脹四五碗。米豆腐是得上一個婦人一天抬上來賣一次，他每乘涼把錢給她了走過一邊去，候她四五碗齊打好了，他才閃過去灌牛似的連着幾碗就灌下去了。有次他正在灌，有人喊「來嘍，來嘍！」他要想走又含不得，要吃又吃不贏，一急，氣一反，一口醋噴出來鼻血「搶」得長流，那有他母親的影子。他不常吃，吃就這樣多這樣急，每吃必拉了。他母親說：「這樣體弱三天兩天的痛，要不管得緊由他亂玩亂吃還不知怎樣呢。」別的小孩反生龍活虎的一年難得病

一次。她說人有貴賤之分，說：「有個狀元，冬天自己磨一次墨就被涼着病了。」這叫「貴」。

畫匠家媽是不給他零錢花的，但睜隻眼閉隻眼的讓他偷。她說：「小孩子，他若向你借錢你就給他，他就不知艱難了，豈不要養成亂用錢的習氣，讓他自己陰着拿，心裏有怕懼，知道錢得來不易就不會亂用了。」她曾把她這「政策」向一個只準小孩明要錢不準小孩學摩摩偷偷的母親「宣傳」過，那母親不知高深說「這豈不是誨盜！」「你才是！那小孩知道什麼！誨盜誨盜。要算你們真愛慣事小孩。」畫匠一天老是受人侮辱，受人「錯愛」，一點同情得不到，心性又不太蠢，一天一天的就走上「神經」的路了。

他尤其痛苦的，是愧對他的未婚妻陳玉璧。陳玉璧是一個最入時的小姑娘，尤其愛在穿着上講究，在她的同伴中是個叫得最響的，對他免不了有所不滿。從前在城裏大家不常見着倒也罷了，現在擠在一塊，雖「男女有別」，而實際有意無意的常常看見。他很想她，又怕她看不起他，想把自己弄成她看得起的模樣又「心有餘而力不足」，母親的意見是撥不翻的，健康也拉不回来了。他這劫癩處可憐也被他的同伴些抓着，常常逗他，說他不愛他，聽不

起他。每當他找機會偷看她，他們總愛給他戳破，使他私下十分難堪萬分怨憤。他見人人都說她瞧不起他，他雖明知是有笑弄的意味，但他自己拿陳玉璧來與他一比，覺得「瞧不起」實在近情得很，心一虛，別人逗他的話就漸漸的信了，他頭上的愁雲更加厚了一層。

有一個六月濡城較為安靜些，我們男孩子些不用說是要下城去玩玩，小姑娘們在觀音曾的天池三五成羣的到離城十幾里的艾溪渡去燒香玩。陳玉璧同幾個同伴天刷白就去了。在這前不久，畫匠聽人說她如遇着他要吐他的口水，正氣得沒奈何，這天打聽得陳玉璧到艾溪渡去了，就走半路上小轉灣的橋上去等她。自己對自己說是要問她為什麼要吐口水，實際在靈魂深處是借此看看她。他被愛與氣弄得神魂迷惘了，他餓着肚子等到要黑了她才轉來，他當下着魔似的跑上前去釘着她地問「你為什麼要吐我口水？」把對手嚇了一跳，當着那些同伴羞得要哭了，平時又是個叫雀，在這窘得無可如何裏，為不肯在同伴面前示弱，一時想不到好辦法就真個向地上啞了一口。這一來畫匠把一切謠言都信真了。其實她並未說過吐口水的話。陳玉璧回去哭了幾天。畫匠自己對自己說是氣，實際隔近釘了個飽，靈魂深處滿足極了，回家一夜睡不着。不想陳玉璧有個甥

快的同伴把這事拿回去和家裏人些說被她的個小弟弟聽得了，拿出來一講我們第二天都知道了。畫匠一來，就大家一對一的表演起來：「你為什麼要吐我口水？」——「啐」。起頭倒是表演「啐」的問他的啐，後來問的問，啐的大家把畫匠包圍起來向他一拋一拋的口水吐！他明白機關洩漏了，只圍跑，他那能跑脫，早被扯着了，還要他自己表演一次。這回他太難堪了，氣發了，罵起來了，揮扎了。小孩們從來未見過他這強樣，大家不約而同一閃就散了，等他一人在那裏臉紅筋脹的。這次的特別情形我現在想來猶不理解。但我想大家這一走，輕視他的程度當比打他為利害。

畫匠與一般小孩一樣須要同伴，但他與他們太異樣了，他們容納不下他，這事後他只能去與兩個剛從鄉下來的老頭玩，亂畫人馬，而大號牌香烟匣上的英文字尤常從他筆下寫出，「上海四馬路」常從他嘴裏說出。這是喜奇好遠的心性的表現呢，還是四處無門心靈悶不住走的歧途呢？我現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聽他說「打不·牛西」心頭大受震動。學四川話不學普通的專學些下流話，這恐怕也不毫無解釋吧。

同鄉下老頭說四馬路的次數多了對方是會乏味的，小

孩到底是難與老頭玩上勁的，畫匠終歸還是回小孩隊裏來勉力担那千鈞重担。

民國十六年他岳母「宣言」不讓他「接人」，更受刺戟，服過好幾次鴉片烟，幸好都被發覺得早，沒有送命。這幾年我也被匪軍逼迫跑上貴陽了，畫匠的情形就不知道了。那時他不過有點「神經」，然而這「神經」也不是他「自發」的，從來他的同伴們就只知逗他，沒同他說過一句正

話！不是開玩笑的話；家里的大人又抱定「小孩他知道什麼」，他安得不「神經」？現在他竟真正的半瘋狂了！不曉受的是些什麼壓迫呢，可怕。

「明後天想設法叫他各自回家去！」幾千里的長途，不知要涉多少河登多少山，他這樣一個神恍惚的人能望到達嗎？

廿四，八，廿七日。

編輯後記

編者

△君達先生在本刊一六四號裏，已有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在本期的文章裏，他進一步提出幾條具體的辦法，希望各界有熱烈的響應。

△張其陶先生，在本刊一五〇號，曾發表「國難與統一」一文。「中國地理的鳥瞰」，也是國難期內我們應有的一點地理知識。本文的後半篇，提到西北空路與西南海路，尤堪注意。

△丁一先生談文法的文章，是本刊一六五號「論不通」的續篇。

△董時進先生論災，從人口方面着眼，與本刊以前好些文章的見解是相同的。我們願意大家注意這被忽略但是重要的一方面。董先生現在江西主持農業院。

△壽生先生的方言小說，好久沒有與讀者見面了。這一期所載的「管束」，做父母的人，都應細讀一遍。

前 六 號
本 刊
要 目

第一六一號
整頓內政的途徑
張熙若
東亞大局未來的推測
翁文瀾
白信力的根據
吳景超
關於女子教育的幾句話
衡哲
關於大學合理化的討論
朱懋炎
(一)高等教育到底不
合理到什麼程度?
(二)大學地點的分配
和合併問題
編者

第一六二號
政治改革的必要
陳之邁
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
錢端升
論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與吳景超
平綏路旅行小記
胡適
編者

第一六三號
政治改革的大路
胡適
開明運動與外交史的一頁
鄒昕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
丁文江
及其教訓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
胡適
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
適之
其甚麼?
編者

第一四六號
當前的三個問題
君衡
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
傅孟真
一夕雜感
胡適
南遊雜憶(四)廣西的印象
碩人
政治問題的討論
適之
編輯後記

第一六五號
矛盾的歐洲(上)
蔣廷黻
耕者何時有其田?
吳景超
大學生的訓育問題
周先庚
論「不通」
了
民主政治的根本(書評)
之邁
編者

第一六六號
再論政治改革
陳之邁
矛盾的歐洲(下)
蔣廷黻
留學與求學
葉公超
讀禁書
知堂
談黃河
張仲伊
編者

林語堂
德主 辦
宇宙風
目 要
九月十六創刊

關於焚書坑儒
海外十年(一)
老牛破車(二)
梅雨日記
人生漫筆與文
改曆作風
煙屑兒說本刊
科學與兄弟論
談燒肉書
記中朝長

郭沫若
老病舍
郁達夫
姚雪垠
林語堂
馮林義
何許欽
容
長丁班兒
進化之証據
論考試作弊
私塾訓兒子的信
一封教訓
雅典之夜
流浪者自傳
姑志聽之
姑志言之
解愁集
無意之幽默
漫

老向
唐人
章啓倫
宋春舫
羅念生
白維史
可喜
宇宙風社
初一十六出版
零售每册一角
全年預定册二角
及日本郵費九角
澳門加郵費二元
四角國外加二元
發行：上海愚誠
路：上海愚誠
路：上海愚誠
號：上海愚誠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體育新聞」、「學園新聞」、「藝文」、「外埠通訊」、「分類刊載」及「特訊」，以便閱者估計新聞之價值。本報佔全報百分之七十。並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代洋」，不打折扣。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二角，(國內)每月一元，(國外)每月一元五角，(香港)每月一元，(南洋)每月一元。

廣告：每行每日五角，(長期刊登)另議。

地址：北平前門外大街。

孩到底是難與老頭玩上勁的，畫匠終歸還是同小孩隊裏來勉力担那千鈞重担。

民國十六年他岳母「官言」不讓他「接人」，更受刺戟，服過好幾次鴉片烟，幸好都被發覺得早，沒有送命。這幾年我也被匪軍逼迫跑上貴陽了，畫匠的情形就不知道了。那時他不過有點「神經」，然而這「神經」也不是他「自發」的，從來他的同伴們就只知道他，沒同他說過一句正

話！不是開玩笑的話；家里的大人又抱定「小孩他知道什麼」，他安得不「神經」？現在他竟真正的半瘋狂了！不曉受的是些什麼壓迫呢，可怕。

「明後天想設法叫他各自回家去！」幾千里的長途，不知要涉多少河登多少山，他這樣一個神恍惚的人能望到達嗎？

廿四，八，廿七日。

編輯後記

編者

△君達先生在本刊一六四號裏，已有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在本期的文章裏，他進一步提出幾條具體的辦法，希望各界有熱烈的響應。

△張其鈞先生，在本刊一五〇號，曾發表「國難與統一」一文。「中國地理的鳥瞰」，也是國難期內我們應有的一點地理知識。本文的後半篇，提到西北空路與西南海路，尤堪注意。

△了一先生談文法的文章，是本刊一六五號「論不通」的續篇。

△董時進先生論災，從人口方面着眼，與本刊以前好些文章的見解是相同的。我們願意大家注意這被忽略但是重要的一方面。董先生現在江西主持農業院。

△壽生先生的方言小說，好久沒有與讀者見面了。這一期所載的「管束」，做父母的人，都應細讀一遍。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書新

中國銀價物價問題 (英文本)……二元八角
實業部銀價物價討論委員會編
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

中國教育財政之改進 (英文本)……四元
陳友松著
The Finances of Public Education in China

中國生產教育問題……八元
中國教育學生產教育委員會編

小學教育指導書……廣東省教育廳編行 三角
中等學校訓育實施綱要……育願頒行 一角

世界童謠一百曲……李重者編 三角
大學繼承法要義……范揚著 平裝一元八角
精裝二元八角

- ▼百科小叢書
- 康德哲學……二角
- A. D. Lindsay著
- 彭基相譯
- 蘇聯母性與兒童之保護……二角五分
- 蘇啓明譯
- 英美文官制度……二角五分
- 陳樂勝著
- 教唆犯論……一角五分
- 歐文田著
- 電力事業概論……一角
- C. P. Schmitt著
- 電視學淺說……五角五分
- R. W. Machin著
- 談劇演員的基本知識……一角五分
- 孔包壽著
- 顏元與李堪……二角五分
- 金榮如編

警察叢書

- 中國警察行政……內政部編 九角
- 中國都市交通警察談……包明芳編 九角
- 中國消防警察……趙炳坤編 一元一角
- 中國外事警察……趙炳坤編 一元一角

- 國學
- 古書辨偽四種明宋 潘等撰 二角五分
- 四書章句集註宋 朱熹註 六角五分
- 清學案小識……酒居撰 一元
- 西漢會要……宋徐天爵撰 一元
- 宋史紀事本末明 謝 晴編 二冊一元四角
- 晴編 一元三角
- 晴編 一元三角
- 晴編 一元三角

- 數理叢談 (小學)……朱自清著 三角五分
- 動物學 (小學)……朱自清著 三角五分
- 農業推廣法 孫希復編 八角
- 性理學 錢希青著 一元八角
- 化學工業用機械……九角
- 嘉氏提花機及綜線穿吊法 王若軒編 六角

▼漢譯世界名著

初民社會……一元五角
E. H. Lewis著 呂叔湘譯

社會進化與政治學說
L. T. Hodgson著 七角

租稅各論……二冊五元
E. R. A. Seligson著

世界礦產與國際政策
C. R. Leith著 六角

化學原理……二元
W. Ostwald著

整山大六詠詩真蹟 五角五分
師自書 六詠詩真蹟 五角五分
影印本 六角

攝影術簡問……二角五分
杜欽田編

國學常識答問……張其成著 一角

近代英文散文選
The First Book of Modern English Prose for Colleges Students
Dennard Shaw: A Village Wonder
鄉村求愛 (華名著) 黃瑞編 二角五分

文巧 (世界文)……一元
Upton Sinclair: The Pea-boller

- 中國田制叢考……陳伯廉著 九角
- 中國田制史略 (叢刊) 徐式圭著 二角五分
- 政治哲學……五來欣著 四角
- 國際貿易……張伯謙譯 三角五分
- 實用成本會計……張孝通著 三角

- 硫及其重要化合物……許登揚編 一角五分
- 鄭和下西洋考……六角五分
中華書局文化基金會
A. Paludan著 湯承鈞譯
- 德國史綱 (中德文)……一元三角
Johannes Hübner著 魏以新譯
- 俄國史 (史地)……二角
D. S. Mirsky著 張炳心譯

